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红色 经典 系列

# WODEYIJIA



# 我的一家



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六日。清早起来，干娘就忙坏了。给我梳头，插花，戴耳环，换衣裳——我要出嫁了。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照家乡的习俗，过生日这天，是不能动荤腥的。这是表示不忘父母养育的恩情。谁知竟选了这个日子叫我“过门”。干娘说，男方中了邪祟，病了好几个月起不了床，急等着花轿上门冲喜呢！

陶承口述 何家栋 赵洁执笔



中国工人出版社

W O D E Y I J I A

红色 经典 系列



# 我的一家

陶承口述 何家栋 赵洁执笔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一家 / 陶承口述; 何家栋, 赵洁执笔.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58.10 (2006.6 重印)

(红色经典系列)

ISBN 7-5008-0565-9

I. 我... II. ①陶...②何...③赵...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332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7 千字

印 张: 4.25

定 价: 1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内容提要

十七岁的旧式女子陶承奉干娘之命、经媒妁之言嫁给了从没有见过面的重病在身急等结婚冲喜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承也日益受到革命思想的熏染，跟随丈夫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呕心沥血的欧阳梅生不幸积劳成疾，在一个深夜写完一份文件后去世。已有六个孩子的陶承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党工作。在母亲的教导下，烈士的孩子们欧阳立安、应坚、稚鹤、本纹等也逐渐成为了党的新生力量。一家人始终跟着党，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 序 一

这本《我的一家》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大小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这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毛主席的一家、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他们均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

《我的一家》实例教育，激起人们对于反革命屠杀人民的异常愤怒，对于为人类谋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的无限敬仰，由此更加强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在我国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今日，我们必须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决勇敢舍身为国的英勇精神，这就是《我的一家》出版的现实意义。

徐特立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

## 序 二

在延安，断断续续地听到陶承同志谈她的家，也听到一些同志谈到她的儿子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时的机警的故事。现在，她把这些事写成书了。这是一本好书。不止是叙述了她的一家，而是通过她的书，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贫苦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艰苦奋斗、前仆后继；丈夫倒下了，妻子更坚强起来；父亲倒下了，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他们相信胜利，但并未计算及自身能看到胜利，他们知道胜利是要用血去换取的。

欧阳梅生同志，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在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是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环境恶劣，编报、

印报、发报，都是单线，很遗憾，我没见过这位勇敢机警的少年斗士。

陶承同志没正式上过学，但曾从梅生同志学过诗。她说，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园林很美，夜里，梅生改课卷，她在做针线，两人推窗一望，月色朦胧，树影池光，苍翠欲滴。梅生念了几句诗：

夜静寻诗味，闲谈仔细评，  
共怜秋月老，山塘翠已深。

陶承同志说：当时的情景，确使我两人沉醉在自然的怀抱里，我还不懂诗，但诗的调子，至今记得，可能有记错了的字。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对青年夫妇是如何地热爱祖国的美好山河，想在这里面自由地劳动和生活。但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他们这样，于是只好走上改造社会的路。

陶承同志说，一天她读《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读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梅生在旁听着，流了泪。又过了若干年，梅生同志逝世好久了，我看到陶承同志写的孤燕诗：

梁上有孤燕，晨去暮归来；  
不知说何事，喳喳费我猜。  
玫瑰红朵朵，青春能几回；

回忆当年事，犹然令人悲。

梅生、陶承都是贫苦的孤儿，对旧社会只有怨恨，没有留恋，他们真挚的爱情，发展成为巩固革命斗志的纽带，因而培养出革命的后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一方面聚歼胡宗南二十多万所谓精锐部队于边区山地，一方面开始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中央机关东移。陶承同志虽然在前几年的东征中失去了她可爱的最小的儿子，此时却心怀开朗，写了几首《红云曲》：

朵朵红云直向东，荷花出水满池中；  
迎风娇艳清香意，白藕莲心味更浓。

朵朵红云直向东，黄河对岸炮轰轰；  
消灭刘戡几个旅，人民军队是英雄。

朵朵红云直向东，传来捷报喜重重；  
土改狂潮灭封建，南北东西正反攻。

母亲的情怀，比莲心还苦；革命的胜利，比花朵还香。陶承同志可以自慰了。

亲爱的读者们，男女青年同志们，陶承同志的家，不过是成千成万牺牲奋斗的革命家庭之一，她家牺牲的人不



过是成千成万先烈英雄人物中之几。正是他们的血，取得了六亿人民的解放。我们常说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这句话，在当时讲：一个人倒下去了，更多的人站起来，埋葬了伙伴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立即又进入战斗；在现在讲：无数先烈的血，奠定了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踏着这条路前进，应该更坚决，更勇敢，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和流血的先烈，是心连着心的。

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谢觉哉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 自序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合起来有十七口人；我是一个退休的革命干部，儿子、儿媳在湖南矿山，女儿、女婿在武汉，大外孙女在航空学院学习，大孙女已进了中学，几个小点的正上小学，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一转眼就爬上桌子，打开收音机，要“听毛主席讲话”。

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个家。因为要介绍这个家庭，只用“幸福”两字，就可以概括无余了。

我所要讲的“家”，是已经过去了的。也可以说是这个家庭的历史，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成员：我的丈夫欧阳梅生，我的儿子欧阳立安和稚鹤。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事业，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他们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我在家养老。平时只读读书，看看孩子。每逢假日，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大家在藤萝架下闲谈，他们总是缠着我要我讲故事。而且，往往还有附带条件：“不听神话，要

讲真的！”“要我们没听过的！”

我想，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可是让他们知道一点我们的过去，懂得一点过去的艰辛，也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他们生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他们既不知道什么叫忧患，也不知道什么叫冻馁。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祖辈父辈，经过整整一代的浴血战斗，作了无数的牺牲，才争取到的。让孩子们温习一下家庭的历史，让他们由此知道一点新中国新社会缔造的艰难，让他们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更加勇敢地去创造未来吧！

为了纪念死者，更为了激励来者——这些年轻的孩子，我谈了本书中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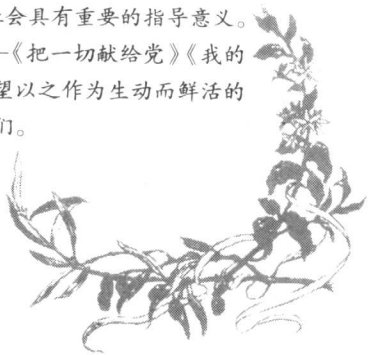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革命回忆录，比如《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这些作品都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人民生活逐渐富裕，享受着现代化的住房、交通、休闲和娱乐。然而，这一切来之不易。从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内外交困的中国经历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民主共和、启蒙与革命，在自救和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求索。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

在建立和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无数的中华儿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我们不应忘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不应忘记欧阳梅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家在大革命期间的巨大牺牲，不应忘记年轻漂亮、能文能武的女英雄赵一曼在抗日战争时期跃马横枪的英姿飒爽、富于传奇性的革命人生，也不应该忘记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出身的“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不顾生命危险地忘我工作和从他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强意志。

当前，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特点，对于弘扬社会正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此之际，我社重印“红色经典系列”四种——《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和《赵一曼》，希望以之作为生动而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们。



我是个孤儿，从小不知有家，不知父母是谁，可是长到十七岁，忽然有个家了。

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六日。清早起来，干娘就忙坏了。给我梳头，插花，戴耳环，换衣裳——我要出嫁了。

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照家乡的习俗，过生日这天，是不能动荤腥的。这是表示不忘父母养育的恩情。谁知竟选了这个日子叫我“过门”。干娘说，男方中了邪祟，病了几个月起不了床，急等着花轿上门冲喜呢！

家里并不像办喜事的样子，没有宾朋，也没有亲友，只有干娘一个人照料着我。亲属里只有一个当外科郎中的舅舅。他成天背着小木箱，东游西串，没个固定的住处，因此把我寄养在邻居（也就是干娘）家里。此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我跟干娘长大，干娘又送我去学刺绣，为我择婚；就是这几件嫁衣，也是干娘做的。她是我惟一的

亲人。

“舅舅怎么还不来呢？”我问。

“快了吧？”干娘说，“昨天就着人找他去了。”

忽然，笙管唢呐响了，迎娶的花轿到了门前。我慌了，心跳个不住。干娘一把抱住我，哭了。

我还没来得及哭，舅舅闯了进来，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跑。他身上有一股酒气，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喝醉了。

轿子里挺闷，头上又蒙着盖头，路上颠颠簸簸，把我搅得昏头涨脑，直想呕吐，走了十多里，进了城，转进一条小巷，轿子停下来。以后就是繁琐的仪式：拜天地，入洞房，坐床……我完全像个木头人，听人摆布。吃交杯茶的时候，有人送来了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我稀里糊涂的，连核也吞下去了。我偷偷看了一眼，新郎也吃了，还吐核哩！不知是谁嚷了一声：“新娘子笑了！”于是，屋子里顿时喧笑连天，有人跺脚，有人怪叫。

正在这时候，新郎摇晃了一下，两边的人赶忙扶住，才没有跌倒。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嘴唇不住地哆嗦。不得不勉强结束仪式，叫人搀走了。

这一夜，我独自睡在陌生的新房里。

邪祟没有冲走，经一天的劳累，他的病更重了。

我的丈夫欧阳梅生，那时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比我还小一岁。他也是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大的。

过门不久，我就操持家务了。祖母治家很严，常为一

点小事唠叨不休。淘米的时候，偶尔掉几粒米在地上，她也要拾起来，还嚷得四邻都能听见：“不能这样糟蹋呀！”火烧旺了，她又嚷：“这柴是钱买来的呀！”我真怕她。

幸好梅生还体贴人，背地里总安慰我说：“祖母岁数大了，说你几句，不要见怪！你做你的，用不着怕。”可是他自己，在祖母跟前也不敢高声说话。

我们都还是毛孩子，贪玩，不懂事，祖母拘管得紧，每天要我们晨昏定省，问安三次。梅生下学回来，得先去请安，要是先进自己的卧室，她就生气。一生气就不正眼看人。晚上，她坐在角落里，捻着一串佛珠，闭上眼睛，不声不响，像是参禅的样子，我们也只好陪她打坐，一动不动。

我真困了，打了个哈欠。

祖母睁开眼，狠狠瞪我一下，又入定了。

梅生趁这个机会，活跃起来，做出各种怪相，跟我传送消息；看我不懂，比画的就更起劲。后来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轻薄！”祖母气哼哼地说，这回没有睁开眼睛。接着做个不耐烦的手势，那是叫我们走开。

我们就像出笼的鸟儿，身上再轻快不过了。可是还不等我们的脚跨出门槛，她又叫了：“不要点灯熬油哇！”

老人家虽然厉害，心眼倒挺好。高兴的时候，也把收藏的菱角、莲蓬、花生，拿给我们吃。并且感叹地说：“你

们年轻人，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呵！”

这年夏天，湘北各县大雨。长沙城水深数尺，坑内禾苗、杂粮、棉花都淹了，电线也冲断了。湘江上漂着草屋、猪狗、死尸。我们屋里也进了水，要柴无柴，要米无米。多亏干娘驾了小船，把我们救出险地。

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起名立安。说来惭愧，我们还没有脱尽稚气，却过早地做起父母来了。

小家伙好哭。一哭就给吃奶。要不，就是梅生抱着满屋子转。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了。

最辛苦的还是老祖母。她晚上顾不得再捻佛珠了，浆浆洗洗，都落在她头上。然而，她没有等到重孙子喊她一声“太婆”，就一病不起，弥留的时候，她不住地摸着孩子的小腿。这大概是她对人生惟一的依恋吧！

祖母死了，我们的境况变坏了。她临终以前，曾特别嘱咐，请几个和尚来，给她念三天三夜金刚经，超度来世。在安葬的时候，我们虽卖掉那一小块土地和池塘，还是背了一身债；这身债务，以后也没有卸下来，因为接连又生了两个孩子。生下一个孩子，梅生就高兴地叫：“又多了一个还债的！”他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少年不识愁滋味”，有什么办法呢。

梅生师范毕业以后，便到外县教家馆。收入微薄，难以养家。我带着孩子住在城里，靠做针线手工，维持生计。

十三岁上，我在湖南有名的杨季堂湘绣馆学过两年湘



绣。那时湘绣的主顾，多是官绅人家。一幅中堂，几扇条屏，多的要卖几十两银子。杨家手艺是家传，绣人像的眼睛、动物的卷毛这些细活，总是放在内室，由他儿媳——十姨娘自己做，不传外人。她们绣出的眼睛，也像会转动似的。我们学不到这些手艺，只做粗活。

说是粗活，也不简单。案前摆着布绷子，绷上绣件。缎子上虽然先由画师打好了图样，可是那只是个轮廓，自己还得按小图配线，绣出层次。一根丝线，要批成十六根，每种颜色，从最深到最浅，又要分成十三种。所以绣一两针，就得换线。我学了两年，连画稿也学会了。

现在，我又重新理起这些活计。在家里，绣不了大件，就给人绣些花边、领条、袖口，或是帐沿。做活的时候，把大儿子立安放在床上，给他一本破旧的《芥子园画谱》。他能翻来覆去，翻看半天，不和大人纠缠，看累了，就把画本蒙着脑袋睡觉。

虽然清苦，可是我们倒过得挺快活。没吵过嘴，没闹过气。灯前月下，梅生兴致一来，还要吟几句诗呢。古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我们却总是欢乐的。